

國朝文錄續編

蘊山堂文錄引

蘊山堂文集武進管絨若先生著先生工於時文能以墨
卷之體裁運先正之脉理王介甫稱李義山詩由西崑之
雕鏤而造到老杜渾成地位者故當於方張儲王之後卓
然自成一家古文所存不多而詩說一卷最善不主毛鄭
亦不主考亭大致以國風之美入皆指當時之君子喬木
標梅野有死麕諸篇既力洗前人強暴之誣而於衛之氓
取其自悔鄭之溱洧改爲剽淫皆深得聖人刪詩之旨而
不悖無邪之訓者至謂姜嫄爲處女而生子后稷有母而
無父而以感生帝爲証則尤奇亦足破千古之疑矣他文

皆思深力厚注以全幅精神駢體諸疏亦多警句讀書論
文雜言皆自寫心得有曰日讀魏叔子文一二篇可以增
長知識日誦施愚山古詩一二首可以洗滌肺腸可以謂
之公論矣而漢學說一篇能於時風庶勢之中獨爲持平
之論尤爲絕倫今錄其文爲一卷

韞山堂文錄

武進管世銘緘若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漢廣說

文王化行江漢之間其地必有抱道閑樓可望而不可卽者公卿大夫與之爲友多方勸駕而窺其意度深遠恐未可以爵祿勲名動焉故作此詩以致其景仰流連之意喬木游女可望而不可卽也刈楚刈蕪秣駒秣馬多方爲之勸駕也漢廣江永終恐不能致之也蓋無語而非比也若直爲游女而作則出游之女尙安得許其端莊靜一且以喬木江漢施之未嫁之女子不幾疑其不類乎三百篇之

比興蓋無是也

據此喬木與蒹葭同旨

標梅說

標梅亦全是比體而義與漢廣不同漢廣之君子遊心物
外若將終身標梅則是志於開濟之君子亟思及時自效
而又必待禮聘之來焉有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之意序言
男女及時而詩意乃正相反集傳知女子亟於自售義不
可通又演爲懼其嫁不及時而辱於強暴之說夫豪奪良
家子女非壞法亂紀之極不至於斯王化之行必先遍於
丈夫而後及於女子今女子皆知守貞而強暴之徒所在
多有吾未之信也惟行露實係婚姻獄訟之詩然翫室家
不足之文當是既有媒妁要言而不能備禮以迎賢女子

猶拒而不許至煩召公之聽斷耳若其人爲強暴方懼不
容於王者之世安敢遽入於獄訟哉強暴而得盡其詞則
召公之志荒矣

駁得痛快

野有死麕說

野有死麕之義厚與集傳不甚相遠以貞女拒強暴而稱之爲吉士語之以舒而脫脫無憾我悅何異招之使來烏睹所謂凜然不可犯之意魯齋王氏至目爲淫風而刪之固疑於諄然亦從前說詩者誤之也三百篇中男女之詞揆之於理而不可通者多是借之爲比比此詩當是賢人在野而友薦之於朝其意已動猶審顧遲回而不肯輕身以出也麕鹿是野人之贄拔茅有連茹之義托興之端已無關於女子下乃以懷春之女比欲仕之賢吉士之誘比薦揚之友次章卽白駒之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未章卽翹

乘之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也自女子言之詞甚忸怩自賢者言之義極正大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董子所謂詩無達詒者吾於野有死麇之詩得之矣

詩無達詒洵然

氓詩說

三百篇不錄淫者之辭鄭衛諸風之涉於男女者非借爲比義言在彼而意在此卽著其事以示戒所謂刺淫之詩也氓詩序亦以爲刺淫今觀其追往道昔吻態如生撫臆滋臆情詞並極旁人代作蓋有不能悉其曲折如此者卽以爲奔婦之見棄於人所自作可也則固淫者之辭矣何以見錄於聖人創鉅痛深欲窮理返喟然有悔過之誠焉使女子聞之足銷其淫佚之思使男子讀之亦增其伉儷之重不以其言出於失身之婦而於義遂無所裨益也然則作詩之婦其初固不免於淫而作詩之心則視刺淫之

作尤若以身爲鑒也子曰不念舊惡又曰不以人廢言其錄氓詩之謂與三百篇中蓋一而已矣

從末章不思其反看出詩義折中卽同此解

生民說

天生聖人實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姜嫄履大人迹無人道而生子使非確有其事子孫安得見之詠歌惟嫄爲嚳妃嚳爲嚳子本國語及大小戴記帝繫祭法之文史記囚之此與世本所載唐虞三代皆祖黃帝誕謾相同均不可信姜嫄當是有郃之君未嫁室女其父母無子而禱於神嫄往觀而有履武敏歆之事使其已嫁而有夫何由知其無人道而生子而懼而棄之異而收之于觀不坼不副居然生子之交其爲產於處女詩固已明言之矣有郃之君終以無子而因致國於其女之子天子以其有功於穡事而

聽焉所謂卽有邵家室亦非棄取舅氏之國而封其弟也
稷無父而有母故有國之後特立姜嫄之廟以祭之而子
孫莫敢改焉此周官大司樂及斯干之文皆以妣先於祖
也若爲嚳元妃則當祔食於嚳稷不得別立廟以祭之矣
諸侯不敢祖天子獨得妣天子之后乎稷無父而周人何
以有禘緣后稷之心必求其自出者而報焉則周公特起
之鄭氏所謂感生帝者近是也虞夏商之禘恐漢儒因周
制而附益之觀生民之詩周人固不以稷爲嚳子矣稷非
嚳子而周人乃禘嚳焉不已值乎

奇確之解說禮尤合

彭蠡三江說

禹貢導漾文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
字彭蠡辨用鄭漁仲之說疑爲衍文蓋以彭蠡在大江南
會豫章諸郡數千里之水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初
非仰江漢之匯而成漢水自大別山入江合流已七百餘
里不得至此忽分爲北江中江之號蔡傳因之言彭蠡既
在江南宜曰南匯不應曰東匯于導江宜曰南會不應曰
北會匯既在南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反戾確
鑿幾疑經文數語不可信矣既又爲之說曰龍門九河等
處事急勢重禹親蒞而身督之江淮地偏水急不待疏鑿

或遣官屬往視況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居負其險阻官屬往視者未必遽敢深入以致此誤則不待識者而知其非也夫方鎮之梗逆王臣之懼怯勿論三代以前必無如此情事江漢爲東南巨浸梁荆揚三州之水皆由之歸海孟子叙禹掘地之績以江淮河漢並舉而謂未嘗親至施功豈篤論哉又按仁山金氏以爲江漢未嘗令江西諸水壅遏不行匯而爲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似乎近理而於東匯北會等字究無著落意在調停經傳實則掩稜之見也然則經文果不可信乎曰經文本明先儒自誠會耳經文東字皆指江之東流而言非謂彭蠡在江東也

澤言其蓄水而滄之體匯言其挾水而流之勢正指彭蠡
之溢于江非江漢之溢于彭蠡也經文爲彭蠡與溢爲滄
之爲不同彼以順釋此以倒釋猶曰來匯之水是爲彭蠡
非曰江漢行匯乃成彭蠡也導江之北會與北過泮水之
北不同彼以主言此以客言匯在南則會在北猶漢在江
北而經言南入也如此則經文地望若合符節何有前說
之疑乎三水相兼而東勢正相敵一時方言猶本其始入
之地曰岷江曰中江漢曰北江彭蠡所會曰南江當時既
有此名禹卽不得更沒其實而本文止詳江漢勢不得旁
及南江而旣言中江北江則彭蠡之爲南江自見揚州三

江既入正指此言之彼既統舉於前此遂省文於後令讀者言下自得可惜經文繁簡得宜互舉錯見之妙先儒以東字屬彭蠡以匯字屬江漢鑄成此錯反覆辨證都無是處而揚州之三江又以婁江松江東江當之與意巢湖爲彭蠡記小遺大失正相同一誤再誤至斥南江爲後人鑿說疑北江中江爲經文贅語亦宜矣禹貢紀治水全功細玩通篇無一字苟下非出大禹手訂亦必佐禹治水諸臣得諸目驗故言之詳而有要曾子固所謂據簡執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若以東匯以下十三字爲羨文則東迤北會於匯亦與地望不合勢必更以爲多有古經之傳於後

者惟周官爲莽歆增竄多非原本他經間有重出錯簡字脫文亦無義至數句數十字之處況經文本首尾縝密界畫分明而江漢之道至今未變又非若河漢濟竭載於前史徒一求其說而不得遂紛紛焉疑其衍議其誤又或以爲古今水道遷移未能歷久悉合姑並存之而不論乎其皆不可也決矣紫陽釋經凡屬寫稿多有反其初解者則使書傳不授之蔡氏而出自晚年手定其或不從鄭氏之說也夫

在細審語氣而得直解可云獨絕

春秋公羊傳說

公羊考事不如左氏說經不如穀梁得與二家並列者獨
義理之學得之爲多耳其間稱引斷例莫非宣聖之微言
散見於七十子之傳誦公羊氏得諸私淑擴摭而薈萃之
及其釋經往往求一事以合其說於是得失常相半矣穀
梁先有經而後以義理解之者也故義理少而得乎經者
常多公羊先有義理而後以經證之者也故義理多而得
乎經者常少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
貴母以子貴立嗣之常經也而以律仲子桓公則對也君
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渴葬則疏也

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
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也
國君與國爲體九世之讎可復也而以齊襄爲事祖禰之
心盡則近於阿縱也爲尊爲親爲賢者之當諱也而於仲
孫誤齊爲魯於滅項誤魯爲齊則昧於考核也爲人後者
爲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爲兄歸父後也善善
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定公孫會之不書叛
因其爲公子喜時之後也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士庶
等夷之列也而非伍員之所得加于荆平也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謂家庭承奉之常也而非衛輒

之所得施於蒯賸也故專言其理皆俊粹而光明合之於經軋牴牾而穿鑿漢人篤信其理并其不合於經者而不敢疑後人訾議其經并其甚深於理者而不敢信皆一偏之說也善讀公羊者筌蹄其釋經而融會其義理然後推以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固春秋之羽翼也則謂之春秋傳也亦宜

妙論得未曾有非真正讀書者不能如此剖析也程子謂惟堂上人然後能辨堂下人曲直此文足以當之

漢學說

漢儒說經各有師承名物象數尤能考證確鑿由其去古未遠有所受之者也第孔門七十子之徒各以所聞教授源遠未分見於小戴記者已不能無牴牾同異加以周末諸子異學朋興人自爲說漢初掇拾於秦火之餘凡倖而僅存者不問其真僞醜駁皆以爲聖人之緒論尊之信之疏通而證明之殊不思近聖人之世淵源有自固莫如周末之學者而敢於憑虛臆放言高論以疑誤天下後世之耳目亦莫如周末之學者漢儒一概甄錄尊信如司馬遷所據世本已多荒遠趙世家載屠岸賈貨殖傳載子貢

霸越亡吳等事尤委巷無稽之談又如韓嬰詩外傳劉向
說苑新序諸書徵引失實更難枚舉迨鄭康成博洽貫穿
奮諸經之精蘊集漢儒之大成厥功偉矣但詳語而未能
精擇純雜參半曲爲之諱已不得爲鄭氏功臣近代學者
厭棄宋明以來空言性命之陋復不能實力窮經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非高言漢學不足壓倒自唐以來之學者既
尊漢學則必以鄭說爲大宗崇奉太過卽鄭說之誤會經
文沿習厥說有待後人之釐訂者亦必強爲之說旁引曲
證使無一字不合於聖人而後已此則鄭氏之佞諛非鄭
氏之良弼就使康成復起必以爲失吾廓然大公抑然自

下之意揮之門外惟恐其不速去者也鄭氏疵誤已見前人之議者皆不贅論姑以尙書大學開卷言之鄭訓堯典稽古爲同天爾雅所未有七十子之徒所未嘗言也同天之說概施之堯舜禹已覺未安施之爲臣之臯陶可乎但鄭氏箋故都無臆撰必由漢初諸儒本孔子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二語爲放勳義疏經口授者傳譌顛倒遂以同天移帝堯之上因以當稽古之訓鄭氏耳熟而沿其誤也訓大學格物爲來物夫俟物來而後致知物自來乎抑別思有以致其來乎物未來時將如釋氏之清淨告子之冥然罔覺乎來物既無工夫何下又云物格而後知至也竊意

舊日經師講格物者原稱隨物之來而窮極其理與章句
本無二義後師誤於聽受因格字復有來訓遂以來物當
格物康成特未是正而仍其解耳夫康成羽翼諸經之功
甚鉅千慮一失不足爲康成病乃今之尊鄭學者匪但諱
其所誤又必曲爲之說以證成其是譬如食瓜含蒂嘗梨
棄核曾不足爲其物病今偏嗜者乃并其蒂核咀嚼而誇
美之夫豈瓜與梨之知己哉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鳴
駸駸入古人之室矣緣少通說文小學忽去而說經爲漢
學有不尊奉鄭氏者駢面戟手而與之爭二說皆與同時
諸老宿百辯而不屈者余未嘗與辯而心不以爲然著是

說以糾其失又竊取韓稚圭終身未嘗與歐陽永叔言易之義不必示孫亦以息爭端而全交道也

近世宗許鄭二儒軒之于子朱子之上此古今大不平之事得此文以証明之可呼寒者而憐之覺矣

馮玉圃同年鶴半巢詩集序

國家初制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視草自雍正初年設軍機處領以親重大臣復選庶官之敏慎者爲滿漢章京襄其事機要章奏皆下焉詔旨有明發有密寄由大臣面奉指揮具稿以進自是內閣票擬特尋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機庭兼議政視草而一之其初節目寬簡甲日撰稿許乙丙而進御一不實自主之在直章京特分司繕寫登記檢查交發之事前此隸斯職者如趙璞函文哲王蘭泉昶趙雲松翼申笏山甫並得於政事之暇從容賦詠藻耀一時近年

以來 聖天子文德武功昭式廓理大物博恐易卽於
恬嬉用益勵精圖治未辨色輒問兵部驛報及四方賚奏
有卽取以入或不待進膳批閱已竟隨召大臣諭意出則
分令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或數人共成一通送大臣詳
酌未竟中使已絡繹輩催篇幅較長者必三四人分行繕
正僅而竣事又繕畢未進前進後復有諭改日或至於再
三其他奉 命稽牒檢案加簽貼說及與各衙門聯事加
詳議條奏讞訊獄訟查至紛投刻期待報率以日晡爲常
或繼燭留門而後出其派出專辦非信宿所能得當者雖
例許番休之日亦僕被在公不敢歸私寓問家事焉其中

方略館提調兼司總纂凡經進之書獨手自刊削校正並
若無其事者然余固已心服其有過人之量矣其爲諸生
時已耳其詩名迨同年同直請之輒辭以輟業蓋以所處
旣非言詩之地所值又未必皆可與言詩之人故慎重而
不輕出也余不獲已先以敝帚就質則欣然爲之披覽一
句字之疵必抉摘不少隱余旣悚然心服應時刪易而玉
圖亦漸許其可與言詩復申前請始示以鶴半巢詩一篇
特近年並直機庭所著非全豹也受而讀之據情感事俯
仰古今皆穆如清風之音溫柔敦厚之旨辭書勿用自爾
鮮明正味森然絕無圭角蓋本之以妙悟積之以蓬養舉

山林臺閣之習而一空之又烏自知爲身處承明與聞機
要哉余既與玉圃相視莫逆歸其集也不能自己附綴數
言以贈之並略誌機庭之緣起與前後職役期會繁簡寬
迫之不同俾後之讀是集而論其世者有所考其似余之
不竟所學固藉是以解嘲而玉圃之雅量汪汪不可清濁
亦卽見其所以有得於詩者獨深匪僅余之鈍漢汗流僵
走不可追攀卽曩時王趙諸君子從容諷詠以適其事者
亦或未能易地而爲之也

借一詩序寫出機庭緣起及前後繁簡寬迫之不同意
在以此重許其才而已之生平亦因以自見可謂大含

而細入矣文之綿密又不待言

助順永甯侯廟碑記

乾隆四十三年黃河盛漲儀封祥符先後漫回 天子慮
命重臣會同河道總督河南巡撫悉力修築此塞彼潰久
未告功至四十五年春 聖駕南巡江浙臨河 駐蹕默
禱於神而豫省最後未塞之儀封南岸十堡卽於是日有
人風掣溜數十丈之坎階立見填淤隨而下埽不數日集
事官民吏卒萬口謹呼莫不仰戴 聖天子之精誠與羣
神協助之力也於是奉 旨在新工擇地特建河瀆之廟
以答神庥復經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河道總督陳輝
祖河南巡撫榮柱奏請修理偃師縣靈佑襄濟黃大王墳

塋給子孫奉祀冠帶頒銅瓦廂風神廟 御書匾額又原
任總河朱之燮功著南豫二省沒爲河神屢著靈應土人
禮祀已久請特賜位號以從民望卽今廟神也奏上並得
旨報可於是 敕封神爲助順永甯侯於新工專廟奉祀
各大吏以開封省會復擇地於宋門內別建一祠以昭妥
侑捐帑三千二百八十九兩有奇屬紳士某某等董其役
臺殿門廡客序僧寮之制無不備帷帳鐘鼓威儀供奉之
具無不完經始於乾隆四十五年之冬越一年而蕝事因
具書建廟之由與公所以爲神者以告於後謹按神爲浙
江義烏人由進士累官河漕總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晉階太子太保順治十四年涖任十七年母喪去
官以河事急起復視事又數年以勞瘁終於任功之著於
豫者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槐疙瘡又決陳留孟家埠十
五年決陽武慕家樓十七年決陳留郭家埠又決虞城羅
家口皆賴公悉心相度隨方修塞不久完安其治河方畧
見於兩河利害等疏如工程則工力不到法式非宜料物
虛浮徒事粉飾器具則儲備不預徒手莫施製作草率不
堪適用夫役則扣剋工食奸豪包佔賣富僉貧賄鬻私逃
物料則交修措勒扣減價值折乾肥私盜用官物於瘼官
蠹役之情弊如火之燭影鑒之取形至謂非淡泊無以耐

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儉兼行無以協
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又云刑名錢穀
皆可以移文辦治獨河工非足到眼到不能至哉言乎後
之言治河者其能以加於此乎公之沒也國家方有事西
南贈卹褒揚或不逮後來數公之赫赫而公忠任事盡瘁
沒身不可抑塞之氣獨留於天地而常繫於人心自有餘
年終獲享 聖世封侯廟食之報非所謂積愈久而發愈
光者乎方儀封大工之將竣也或見老人往來河灘若有
所相度然者旣而植竿爲標識問之曰河水將從此過非
官定引河所經也叩其姓曰朱忽失所在而其竿故存其

人走告河北觀察朱公岐親往視之已而開放引河果由
此刷路別去工得以成咸以爲神之默佑也其他靈應傳
聞於父老多矣此尤近事之顯著而朱公爲不妄語者故
備書之

此文之可脩寧故者文亦一氣鼓鑄無一冗字

平定臺灣戰圖後跋

代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臺灣逆匪林爽文以結會聚眾拒捕戕官滋擾彰化嘉義別賊莊大田焚劫鳳山官軍僅擋控府城弗克捕滅大吏之往討者初畏咎責不盡以實上賊勢頗致蔓延始以兵力不繼驟請濟師數萬

皇上燭見萬里明炳幾先敕以靜鎮堅守相機勦辦而密諭陝甘總督臣福康安乘驛來京面授方略疾馳赴閩爲將軍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副之調粵楚黔浙之兵數千選派侍衛章京等從前立功行陣號巴圖魯者百人爲領隊又命成都將軍鄂輝率四川屯練兵二千並會臺灣協

勦軍容若火軍聲若雷待渡月餘揚帆一昔師未畢濟則已解嘉義之圍覆大里杙之巢擒林爽文於老衢崎倂駐大田於瑯嶠伐苞逮葉除陞撥萌旬月之間全郡悉定

天子論功行賞福康安海蘭察咸晉爵上公賜章服列將之有功者給世職有差並圖形紫光閣又命倣平定西域金川之例自解圍嘉義以及官兵節次勦賊戰之最力者凡十并凱旋渡海錫宴山莊爲戰圖十二幀各繫之御製詩章凡以紀功宗而誌省肝也伏思國家當全盛之時我

皇上聖武布昭無遠弗征無險弗克逆匪以海隅編戶盜

兵潢池亂領妖腰曾不足以膏斧鉞顧方事之殷若非立
遣重臣往督在事者幾不免株守養癰且使張皇入告之
初卽爲紛紛檄調僅而歲事耗費已不可勝言我

皇上慎重於徵兵而神速於易將用能風馳電掃一舉廓
清未濟之師返於營在途之餉留於庫豈非知人則哲慮
事如神之明效大驗乎至林爽文莊大田二逆暨罪大惡
極斷不能幸免刑誅而或竊感自戕或臨陣投首倉猝之
際勢難豫防雖於天討已伸而人心究爲未快今林爽文
既檻致京師伏法莊大田亦襟死臺灣郡城若故暹二賊
之死以警畏萬民之觀聽然者又仰見 聖意之所注

卽吳蒼之所默相匪特臣等始願所不及卽身歷行間如
福康安海蘭察諸臣亦不自意其成功能如是之盛善盡
美也圖旣成因奉 勅而書其後

慎重徵兵神速選將二語扼題之要

誥授榮祿大夫兵部尙書謚恭勤李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有九年正月 予 兵部尙書黔西李公墓於
里第承重孫再沂暨其孤華封具狀赴於京師且告將以
乙卯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黔西州之某鄉屬銘其隧旣爲
位以哭復謹就家狀所載益以夙昔之親聞於公掇其樹
立之大者而爲之誌焉公姓李氏諱世傑字漢三一字雲
巖先世籍江南之 曾祖指揮公諱蔚伯隨征貴州戰

歿家留黔西遂爲黔西人祖諱攀龍未仕考諱植以雍正
己酉選拔貢生起家官兩淮富安場鹽大使富安公生四
子伯世倬叔世任季世俊公其仲也公少而側儻讀書略

觀大意不屑屑章句旁及騎射拳勇博筮管絃之事靡不涉歷年二十餘忽感奮請於富安公以貲入試常熟黃泗浦巡檢則盡棄從前之結習而專刻厲於居官鄉曲小有爭訟必爲剖其曲直而不可干以私李廉使永書時令常熟引與同堂讞事邑人頌廉明焉久之聞於制府尹文端公巡撫番禺莊公以卓異荐遷金匱主簿莊公委充巡捕官復謂布政使許公松佶曰吾觀李主簿氣局遠大恨級太卑無由荐拔今開江賑例益令以貲遷其秩乎許公亦素重公因倡同官飲助遂報捐知州奏請留江委用得古報可未幾補泰州知州泰州爲江北繁劇冠公始至訟

牘未結者四百餘案公將刻期讞竣幕中客相與譁曰嘻是惡能不浹月將憊而新案又增積矣公曰無爲我慮第今日叙五六案略節與新事相間集訊時富安公與張太夫人皆就養官舍公定省外雖戲樂不一顧晝夜據案視事盡心以平兩造必得其情而各使之無所缺不五月而案皆報結焉憲司莫不歎異在泰五年繼撫江蘇者爲桂林陳文恭公益稔公治行以堪勝知府荐遷鎮江府知府甲申冬奉裁汰駐防漢軍之命京口額裁三千名駐防軍不習他業全家仰給餉卽日脫兵籍并其家遣出城羣情洶洶公先期捐俸爲闔郡倡人給三月糧木棉衣一襲以

次分撥職役全活無算乙酉春

聖駕南巡擢公分巡安

徽道巡道故司權闕在任三年徵商寬而稅額未嘗短絀
治流丐擲石傷百夫長案大吏將當以叛律公力持誅止
首惡一人餘得論減丁富安公艱歸辛卯服闋補四川鹽
驛道莅任一月擢四川按察使是年冬 王師進勦金川
叛苗公奉檄駐章谷總理南路軍糧時饋運初開章程未
定公悉心經畫昧爽起治軍書至夜分不昧從官易班趨
事者皆倦公目光炯炯必得當而後卽安故所處分動中
窾會同時總理司道或屢掇咎譴 天子更選重臣督之
惟公獨當一面五年之久無纖毫貽誤西路將軍溫福公

之失事於木果木也。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以副將軍進兵南路，勢難獨留，暫撤兵以圖後舉。公督餉銀數十萬兩，在軍營皆元寶募人運還，無應者。公下令曰：與其委之於賊，合聽民自取之。於是隨大軍貿易者數萬人，爭前負挾立盡。公肅隊護其後，而密檄守關官弁，凡持元寶入口者，皆令還官，而人給賞銀五兩，帑竟獲全。後副將軍以大將軍分兵進勦，公仍總理南路。欲試公才，以鑄礮缺炭檄公營辦。公已默識大營前路，山水甚盛，自往營度，先令環伐大樹，扎木城設卡衛，乃掘地爲大窖數十，伐近樹而薪焉。身自留督將軍急返之，曰：君大員，弗留險地，公以義不辭。

難對不旬月炭足供鑄而後返命又嘗還臺計事途遇賊千餘據險邀之公祇從家丁數人收集臺夫數百激以忠義奮短刀白楮擊賊連斃賊目擒生口賊驚遁將軍益奇公才上其事得 旨嘉獎賜戴孔雀花翎凱旋叙功陞授湖北布政使留辦報銷事竣奉 命巡撫廣西在任八月以張太夫人艱歸服將闕 命署湖南巡撫一年調撫河南在豫二年佐大學士誠謀英皇公塞河畢遷四川總督四川自軍興後倉庫虧挪殆遍公潔已率屬休養而調劑之兩年之間前缺盡復奉有 硃批諭旨此係李世傑一人之功以風厲各直省然他人卽仿爲之終不能逮也公

精於吏事歷任封圻勤苦與在軍營不異身無姬侍食不
重味自失持後雖令節未嘗設宴會屬吏有公事方許謁
省垣一見輒督促回任令會城司門者報焉案牘逾期檄
以李某親催帖仍令詳結時呈繳毫髮奸必先知之闔屬
震悚莫敢骫法留獄公馭吏未嘗有怒容臨事未嘗有難
色然頑悍自馴糾紛立解近且長封疆者推尹文端以德
方敏恪以才論者謂公兼有之也乙巳爲

皇上御極之五十年公年屆七十旬赴京與千叟壽宴賜賚
有加還任奏撥川米數十萬石以濟吳越之飢手勅褒美
次年調任兩江總督公念兩江雖舊時久寬然地大物博

整飭爲難則益勵精神倍於治蜀時適河湖交漲冲塌南岸與安徽巡撫書麟公河道總督李公奉翰協力籌辦漫口甫塞而大將軍忠銳嘉勇公統兵勦臺灣逆匪過師轉餉江南並當其衝公嚴立規條事辦而民不擾提督陳杰素倔強倡議調兵協勦公急檄止之曰小醜跳梁大兵進勦如摧枯拉朽焉用增兵且沿海居民易動難靜一聞徵調或生他變誰任其咎仍飛章奏聞 上是之而嚴飭陳杰不一月而臺灣平先時公以積勞得語言遲蹇疾奏請解任奉 旨在任調理又公長子漳州府知府華國負雋才有幹局以督餉卒於詔安配高夫人亦未幾下世公力

疾忍哀視事 天子降詔慰勉公益感奮政無鉅細殫竭
心神而疾彌甚矣 上意以勸務稍簡且公舊在復移公
卧治之公至益修前政意甚安焉疾亦良已而巴勒布夷
人侵佔藏衛公一聞警報蹶然起兼程赴打箭爐籌辦調
度井井眾恃以安兩足遂受寒濕不可以步復請解任
特命御前侍衛慶成挾醫診視賜人參一斤並許緩程進
京旋授兵部尙書 紫禁城乘坐肩輿召見則內侍扶掖
而終已不愈始奉 旨予告又留京數月祝賀 八旬萬

壽而後行在籍四年薨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五年正
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九貴州巡撫以聞 上爲軫惻予祭

葬如儀賜諡恭勤公會祖祖父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
曾祖妣汪氏祖妣毛氏妣張氏皆 誥贈一品夫人配高
氏 誥封一品夫人恭孝慈惠與公一心同德子二長華
國乾隆辛卯科舉人官漳州府知府次華封乾隆甲午科
舉人由候補知州改授員外郎孫男十人華國生再沂候
選布政使經歷先公之葬卒次再濂再澣並國學生再汾
尚幼華封生再澣丙午科副榜分發江蘇候補直隸州州
判次再瀛戊申 恩科舉人己酉會試未中式恩賞進士
一體殿試授主事在禮部儀制司行走先公卒次再沛再
潞並國學生再汾再沖俱幼曾孫四人之鈞之鏞之銑之

錦孫女九人皆姻四方名族初公以身未列甲乙科所至
培養士類振興文教鎮江寶晉書院蕪湖中江書院皆公
所鼎新創建士肄業其中者飛騰接迹爲兩子擇師必延
文行兼優之士禮待資給久而益加用是子孫鵲起秀及
姪姓公入官始學而摘發鈎距敏于儒生閱文移及奏記
稿牘凡所指駁及簽商處必得其要領老幕宿儒絀服焉
必至好乃手作書娓娓數百言質實之中洞達盡意此特
公之餘事然亦見公質性之高才力之大積乎彼而通乎
此也系之以銘曰

醴泉何源兮芝草何根
水西萬里兮誕降名臣
奮身簿尉

兮累積階勲屏垣膏雨兮矢石風雲並代封疆兮孰與爲鄰
盡瘁至老兮不媿恭勤人思舊德兮士念前恩何時下
馬兮絮酒高墳

通篇順叙無一冗字閒文此公以巡檢歷官總督治民
治軍無纖毫失可謂國之元氣矣其任四川總督事別
見洪稚存書逸事文已另錄

竹香齋文錄引

竹香齋文集二卷會稽茹遜來先生著先生爲茹古香尙書之父曾宰南樂縣大名縣內陞大理評事又出爲湖北通判擢守宜昌而起家爲甲榜乙榜則無考蓋家無浙江及紹興志故莫能明也其序許紅橋壽也謂古文自歐曾而後以震川先生爲大宗迨本朝之初又得堯峰汪氏其餘作者林立爭奇競雄要不得爲正體聞此言於乾隆之季可謂歧途中得指南車矣爲文不蹈襲前人一字故記南樂城隍及神武兩廟皆撇開本事而另說事之有關於地方者其謂柏舟爲未嫁之女較朱文端朱尙齋之說尤

明謂禮運殿於山川卽葬家之說則并爲郭璞楊筠松諸人探其本矣卓倚考謂卓卽古之閣倚卽古之几亦前人所未道者傳牟康民倪孝靖諸君及向節婦等篇皆足爲異日史家之採其文直書所見滂沛自如古節古音了無俗韻蓋有得于太史公之書雖寫米鹽零雜簿帳亦自成文者故卷帙雖不多而實篇篇皆可誦云今錄其文爲一

卷

竹香齋文錄

會稽茹敦和遜來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鄺柏舟說

柏舟未嫁而夫死者之辭也奚以明其然也曰柏舟堅舟也而在中流則颺泊而無所歸也比也婦人內夫家而曰彼外之也不指其人而指其鬣所以遠廉恥也實唯我儀之死矢靡他者明其志非他所能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言母而不言父者父嚴不敢怨之也序言衛世子其伯之妻曰共姜齊女也則其已嫁者也曰齋之與衛皆濱河而國今日中河則其爲齊女也信也必立乎此而後指乎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彼今一則曰彼中河再則曰彼爾髦衛之不能以彼衛也
其必以齊彼衛者也婦人夫死不歸甯今乃以齊而彼衛
則知其伯之死以未取而死故謂之蚤死也其姜其未嫁
者也則何以謂之其姜也曰此必衛人哀其志而越禮以
迎之如後世嫁殤者之所爲故遂得以謚夫之謚謂之其
姜也惟其然故其詩亦不載之於齊風而載於衛風也聖
人之錄其詩者何也曰聖人旣明其禁於禮矣而不能不
存其志於詩哀之也且較之鶉奔牆茨不猶愈乎存之亦
所以藥衛也

此說可爲吾郡朱文端公文作一左証而披抉更暢

許紅橋先生六十壽序

乾隆之二十六年九月既望爲常熟許紅橋先生六十懸弧之辰時先生方設教於玉山玉山之學者皆謀所以壽先生且將乞言於當世之大人先生以侈其事先生不之許也曰無已則三樵生可於是敦和迺揚觶而前曰古文自歐曾而後斷以震川先生爲大宗迨本朝之初又得堯峯汪氏其餘作者林立爭音競雄觀其材力若欲以相勝要於正體世嫡之傳則未之有屬也予讀先生集得昭武楊將軍傳齊李兩貞女傳歐丹臣薛光溥墓表以及謝松泉生壙志序與嚴韋川書諸作蓋庶幾矣當明之中葉

于鱗鳳洲之徒借先秦兩漢以較轍唐宋震川先生退處
荒江寂寞之濱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而有妄庸巨子之訶
有蚍蜉謗傷之說堯峯初舉進士爲郎官於朝其時前明
纖細通倂之習猶未盡滌嚴持軌律大聲疾呼後進之士
咸病其矜厲則兩先生之爲力亦艱矣今先生從宦不達
踉蹌而歸朝夕薪米鮭菜之不給顧孜孜撰著不少自暇
逸當其得之於心注之於手舉一世之是非毀譽皆不以
屑意雖其所就未知於兩先生何如要其志則兩先生之
志也予嘗與先生自南昌解維溯贛江而上不三十里而
風大作舟幾覆幸得及岸先生則抱其所著詩及古文集

立甚雨中其餘所有一切棄置勿顧然予又聞術者言先生於年壽最長其寄視息於人世者當得八九十許自今以往其爲孜孜撰著之日正未有艾也則願先生毋習爲俳諧之辭如毛穎墨卿送窮乞巧之屬以自喪其體願先生毋多受賈人金錢毋輕徇親戚交遊之請使飾之屏幃著之銘碣者多愧辭且夫言之足徵者雖餅師酒媪可也其無稽者雖學士大夫不可也則慎毋摭拾浮議道聽塗說使後之稽核前事者謂承訛踵謬自先生始凡此三者皆先生之所無惟益勉之以無替歸汪兩先生之緒以無忘當日抱古文集立甚雨中之意則鄙之所以壽先生者

遠矣而不然者鄙雖不才猶能操簡以隨其後日月會稽
茹敦和謹序

許處不苟規處則痛下箴砭壽序中絕無之作

牟康民傳

三樵生曰勝朝術數之學闕時莫若劉先生基然先生故王佐才術數其淺焉者也至嘉靖間吾越有周先生術學所著神道大編浩博無涯淡人莫得而窺焉迨其季也則又有牟生康民當熹宗御極之初蜀中安靜無亂形牟生遽投牒告於巡按御史吳公曰明年蜀有難定之者方伯朱公朱公者名燮元號恒岳山陰人也方是時吳公老將挂冠歸矣而朱公亦適以齋捧行吳公率羣僚餞之郊既畢乃屏人流涕謂朱公曰公此行毋久稽是間生齒何啻百萬計將寄命於公且夫牟生者年雖少天下奇士也

他日卽有事宜與牟生謀之朱公開心大駭不解所以姑
唯唯及奢曾之難作朱公始大悟吳公語急具禮幣聘牟
生牟生辭不至復書累累數百言大約謂朱公宜竭力守
禦毋憚百日勞苦賊今走矣果百有二日而圍解先是牟
生居內江山中上官無知之者而賊故知之奢曾旣至成
都卽遣數騎往跡之謂之曰牟生在者爲我捽以來至則
牟行矣他日聞牟生坐室中讀書徹晝夜如故又遣騎往
跡之則又行矣賊終無如之何亦大嘆絕以爲奇其後天
子命朱公巡撫蜀討賊王三善死於中天子又命公總督
滇黔楚蜀兵討水西賊牟生不肯一至軍中然軍中有大

進止必飛書問牟生牟生坐山中懸斷數千里外歷歷不
爽豪髮許普名聲之將飯也牟生豫以戒朱公曰天將雨
穴中蟻且鬥牟生語皆與不甚可解而驗之輒奇中類如
此崇禎之十一年牟生書至曰公今年刻度不佳當尋赤
松之約某亦塵緣將斷不久留人世矣亡何朱公卒於軍
而牟生亦不知所終或曰仙去或曰死矣或曰往來名山
五岳間人猶有遇之者嗚呼如斯人者吾獨不得而見之
與

此公較張三丰之屬尤奇文亦峭潔

韓先生傳

韓先生者越之山陰人善太乙奇門壬遁之學與予高王父會王父爲兩世交當明神宗之季先生方壯年襍被走京師思有以自見而其時士大夫皆無學掇拾細碎相水火兵虛餉絀而畜閹人二萬餘雖無名小閹皆淫侈先生旅食久竟不謁一人而歸歸未幾中原寇大訐先生乃聚村童十餘人設邨學於溪口而予家世居溪口方是時高王父燬於火家日貧一日以命問先生先生曰君年三十九死矣無可爲者並判其紙尾曰玉人偕老非爲老桂嗣雙榮一獨榮蓋吾高王父歿踰一年而高王母亦逝所謂

借老非爲老者也高王父有二子而次者無後至於今奉
祭祀守墳墓者皆曾王父子孫所謂雙榮一獨榮者也高
王父之歿在順治四年丁亥其時曾王父年十有五矣以
貧故不能具修脯廢學先生曰吾明年將謝村童假僧廬
修淨土法孺子來其爲我執炊吾生平不畜一書然胸腹
所記憶者尙能爲孺子誦之孺子能以耳受之乎先生事
佛稍暇輒手數珠爲曾王父誦呂覽誦淮南以及兩漢諸
子家並述其大意至涑水通鑑則地理糾錯年月穿互皆
纓纒按之百不失一旣而曾王父走於杭先生設卜肆於
東觀橋下又數年曾王父自杭歸賃一廬於其左居焉是

時有哈提督者駐於越標下兵數千錯落滿街市有兵過曾王父以非意蹙之不可忍曾王父怒挺而起先生曰孺子勇哉乃能以瓦撞石雖然不值一錢矣曳杖出呵之爲好言謝兵去當先生之在溪口也爲里人占決井竈諸細事輒刻時日懸記物色取奇驗一時驚傳以爲管郭復出先生頗悔之漸不肯爲人占決至是雖賣卜循例畧具休咎而已日得百錢輒閉門卧卧起誦佛書東觀橋有大槐樹先生立其下見行人往來輒嘆曰今天下方太平而吾年已八十可若何其後先生遂終於東觀橋敦和曰先生之學蓋出於周雲淵然雲淵出入戎幕而先生不涉戎幕

雲淵著書至千餘卷而先生不著書沉冥晦默庶幾乎達
天知命之意雖所學或不逮雲淵而其養則過雲淵遠矣
每恠宋元以來隱逸傳往往以詩人當之又降而之畫客
若先生者其可夷之方伎乎哉敵和又曰先生竒愛吾曾
王父吾曾王父亦嚴事先生如父先生所以與曾王父言
者多矣一字不涉於術數則何也自曾王父歿而能言先
生者惟王父王父歿而能畧言先生者惟敵和故敢次其
髣髴附於家傳以告後之人至其他占驗之竒恐涉於傳
聞且亦非先生所重故弗著又先王父每言必曰先生先
生故今并無從得其名

此真高品嚴君平之流文以家世夾寫尤妙

蕭山王君石林傳

嘗有明之初凡所謂學校之法科舉之制一勸之於道學
其後科舉盛而學校稍衰然學使者軺車所歷三歲而黜
陟之其或不遵用先儒而倡爲游言必置之劣等甚者褫
其衣巾故天下士皆凜凜奉法平居杜門考文晰義惟恐
研辨弗精一言出入以爲終身大玷迨嘉隆以後學校中
始沾染異論科舉之文亦漸而之六朝又漸而之佛老東
鄉艾先生創爲文定文待等書大聲疾呼而卒不能挽也
本朝兩舉鴻博之科 御纂四經三禮又裒集四庫全書
貶之中外振裔服古之士皆兼治漢宋不沾沾一家之說

然科舉之文則屢頒清直雅正之訓 欽定制義則仍以
歸有光黃澹耀爲歸蓋監前代而損益之所以爲學校科
舉計至深且遠矣余未嘗交石林王君然聞其以經學受
知於督學雷翠峯先生先生粹然朱子儒於經學最深可
以無虞仲翔一人知己之恨又聞其在山左時與朱仲君
相王客垂十年交最洽仲君亦通博與其弟竹君學士石
君侍郎天下所稱爲三朱者也予幼時習聞長老言山陰
有劉先生承考會稽有胡先生肯堂皆諸生終其身不遇
然皆以高才碩學爲士林所推重論者方之楊子常顧麟
士兩先生君始其接踵而起者與君生時庭桂盛花且繁

棄然有子益蘭亦結蓀數十大翁以爲瑞故名之曰雙瑞
既長則名文灼字三俊又字石林幼著奇穎四歲能讀書
至九歲通五經周官經春秋左氏傳并太史公書十一歲
卽工爲科舉之文比長於書遂無所不讀孜孜矻矻提其
要而鉤其元窮日夜生平規言矩行篤孝友雖貧而講於
睦嫻任卹之道或曰瑞之不可徵也嗚呼君獨不得於科
舉耳是固學校之光矣

國家數澤涵濡百餘年然吾郡學校中如君比者僅三數
人而止而曰不得爲瑞彼後生束書不觀徼一時之倖遂
得甲乙科以去其又將爲瑞乎哉君議論一守宋元以來

儒者家法於永樂四書五經大全并後來蒙存淺達之說皆不敢鄙薄以閒習爲唐人詩并古律賦又能以讀經者讀律知律所以云之意晚歲遊雲南遂卒於劍川子武培武堂武培以丁酉舉於鄉予子棊同年生也孫廷鎔廷銓廷錯廷鉉

氣韻悠然結尤蘊藉

楚兩節婦傳

蘄州顧節婦者蓋顧景星之姑初嫁時其夫墮水死旣而
舅姑及夫之兄弟皆死無所歸則仍歸於顧而顧之長兄
弟亦皆死唯存一小弱弟父病篤彌留牀第間流涕屬之
曰守汝之節撫我之孤可乎節婦應之曰可顧氏之在蘄
也爲中貲父旣歿族人欲瓜分其產無日不利孤死鄉里
無厲亦相顧起塵以挺刃者數矣節婦不懼也挺身出與
之措捭涉訟庭益侃侃發舒郡縣有司皆高其義爲痛繩
無厲者無厲者乃相顧胸縮曰女虎不可犯以故卒全顧
氏之家比張獻忠之亂節婦年七十矣所謂小弱弟者亦

已四十餘併其妻及景星以及他婢僕共七人出走有賊
會騎馬來從奴賊十餘皆持刀六人者皆向賊叩頭號泣
乞代節婦死賊不之許也頗怪之方詰難問節婦坐於地
大聲曰止我自頭老寡婦受朝廷旌表恩今日事至此死
不爲枉何至向賊乞生因顧騎馬賊罵曰汝楚言非吾楚
人乎少年好軀幹不出力殺賊爲將軍乃作賊倚賊勢荼
毒鄉里豨狗將不食汝餘賊慙然刀墮於地良久曰聞母
言使人大慚雖然吾豈甘心作賊者母且休矣急騎馬去
須臾又騎馬以脯糲來曰頃母教我最可念此少物姑爲
母一日糧但母當東行慎勿南三月後拔老營此地無寸

草矣母可微語諸同鄉使知之於是節婦遂沿江東下止於崑山蘄州之顧祖崑山故里也其後節婦終於崑山而景星請書崑山與復社諸君子遊有聞於時入本朝亂定始還蘄州

武昌縣節婦某氏田家也生兩男而寡無姑與翁居張獻忠將至武昌入洶洶其翁買一舟載所有挈節婦并兩孫逃之湖湖者距樊口十餘里葭葦聚雜烟水渺瀰頗曠省縣人向所避亂處也節婦至則見避亂者集集來抵暮而前後左右且萬舟節婦乃微語其翁曰吾之來以逃寇今逃寇者萬舟是實召寇非逃寇也此不可處明矣然是時

節婦舟爲他舟所裹不可動其翁方戀其所載次且聞節婦大聲曰事急矣乃各抱一兒輾轉緣他舟以出另覓一小舟夜去孤泊港澗間無何寇至先以鐵騎列湖干斷四走之路然後按舟殺脫漏者代其死獻賊之令也故在湖無一人免者而節婦之家以小舟孤泊獨存節婦有田數十畝亂後二子畊之以小康終其身

蘭上翁曰當明之季兵寇頻疊楚中生民盡矣而兩節婦之家獨全雖然顧節婦之氣足以蓋賊其高義足以動賊要之所遇嫩賊耳此不可常也若武昌節婦者蛇虺所螫斷指截臂其智深勇沉蓋尤在顧上哉予前在黃梅讀斯

州武昌兩志得兩節婦事以其皆因於獻賊之亂欲併傳之而以懶廢閣今據胸腹尙粗具崖略而或迷其姓氏非記事之法也後有讀武昌志者爲我考而補焉非敢援檀弓說苑以爲例也

處世有宜直前者有宜退縮者兩節婦可以爲法其文純用本色不可一字增減在彙纂集中亦爲上乘

存恕公家傳

公諱文昌遺其字存恕者其所自號也父仲懷公年三十
遽歿公生七年而孤與其兄存耕公俱鞠於世父伯常公
伯常公愛之如己子比長伯常公迺曰吾茹氏懲家難子
孫率杜門耕稼自守吾有子七人弟之子二人爾然有先
人之田宅無凍餒足矣不令之富也遂均其才九分之公
與存耕公皆再拜受其一退而色喜大司馬吳公兌曰是
舉也非受之者難而與之者難一門之內共燈而明共釜
而爨未俗莛莛橫生畛域遂有爭有讓大哉伯常公所由
與漢士鈞名者異矣吳公兌於茹爲彌甥其贈公茹出也

其後公壻於峽山遂徙居峽山之陽而存耕公仍故居居
桃源相距蓋五里公蚤起治家事畢卽緣溪而上省存耕
公存耕公呼卽嫂具黍飯語喁喁然抵暮存耕公必送之
下至小石橋所猶擁膝坐語俟夕陽盡乃歸存耕公來省
公亦如之公送之亦必於是橋兩公皆高年各居然終歲
中無一日不相聚雖風雨不以間也小石橋者在田圳間
上下道里均焉故取以爲往來相送之節云先王父嘗曰
吾恨隻身無兄弟後之爲兄弟者其毋忘小石橋哉

不必別寫讀之自令人憬然

兩節婦家傳

吾近溪公有從子曰守臣隆慶四年正月十六日之温州
遇盜死不得其尸節婦吳氏年十九有一子曰惟隆撫之
至萬曆之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三蓋服喪者三十五年惟
隆者卽所謂禹蘭者也茹氏譜自近溪公修後禹蘭再修
之迫 本朝又得節婦鄒氏

鄒節婦者蓋世道之妻世道於近溪公爲五世孫旣娶節
婦而美期年有子曰源於是兩人益相愛也康熙間越人
多爲部從事自從事歸者輒買好田宅爲富人居世道心
艷之走京師求爲部從事不得積憤恚遂瞽旣瞽益憤恚

遂死於京師京師無歸其柩者然語陽陽傳於家或以告節婦節婦聞之目張而泣不下數日遂癡於是謫論作癡語曰西興船來京師人歸矣京師人何必死而必謂之死誑我耶不則詛我耶前後約數百言自始至終終而又始自朝至暮暮而又朝雖小有顛倒更易要不出數百言之外如是者積十餘年其子源漸長好飲博不肖兄公頗督過之遂逃去不復返而兄公故以手食至是漸老家日貧不能養日給米三合其餘一切不復問於是節婦之食遂無菜茹無鹽酪漸至卧草中無牀簣夏月無幬帳衫裙履襪皆數十年物縷縷破結無薪不能炊則日出拾薪於路

口中誦誦惟誦此數百言者羣兒以其癡也譁而隨焉有代之拾薪者受之或啖以餅餌弗食或故遺其錢物遙伺之節婦拾薪竟卽誦誦去弗見也節婦年蓋七十有餘逮死猶誦誦念京師人不置

啟和曰篤矣哉吳節婦之於禮也禮有喪未葬主喪者服不除又春秋之法賊不討雖葬不書葬今云不得其尸則并無可葬矣匹婦雖微不同天之義則一吳節婦未嘗通經而篤於禮如此蓋其性也吾問者又嘗讀卷耳之詩其二章曰我始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其三章曰我始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以永懷永傷之煩紆鬱悶而不可耐也

而不能不暫托於舡輶以解之人之有心一日而萬念興焉乍羊乍馬於東於西未有能一而不他者今鄒節婦不分一念以及於其子不分一念以及於其身之寒餓舉其所爲心者全而注之京師人此在一日之間猶難之況於終身之久乎又豈有一物焉可以托而解之者乎夫忠孝者臣子之情情之不至無以爲忠孝今觀鄒節婦之情尤不可謂之非性也可節婦者外盡於倫內盡於性均爲吾宗之景阜慶雲或乃以癡少之嗚呼古有望夫而石者鄒節婦殆將石矣夫安得不癡哉

論極精妙所謂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

翰林院檢討醴谷夏先生墓誌銘

乾隆之五十年醴谷夏先生以疾卒於高郵里第得年八十有八越明年孫味堂等奉先生暨徐孺人之柩合葬於天長畚麓莊之原去神居山十里而近未銘也又明年味堂赴禮部試見敦和於京師而謁之銘敦和老矣於門弟子中屬當後死之責又奚忍辭獨念先生當六十時曾仿史家自序之例序其生平累累千餘言今載在集中於事皆詳實敦和今日執筆豈敢有加焉惟取其軼於自序之外者綴補之如左先生年三十而舉於鄉丁未之會試也相國尹文端公以編修爲同考官得先生卷而大愜先是

甲辰會試有續榜而是科闈中仍以續榜請卽欲藉先生以爲續榜光旣而得 旨停續榜先生名遂落尹公乃大恸先生嘗曰尹公愛我乃逾於獲雉者篇中序國士之遇闕尹公則以公方開府江南恐涉攀援故也癸丑成進士隨以詞科入翰林研經考史一以齊息園侍郎爲歸他如任釣臺之論禮器諸草廬之論山栲隰杻杭堇蒲之論史表闕誤先生述之終其身津津不置同館之外則尤重胡徵君雲持蓋先生虛懷樂善出天性於己不諱其所短於人務盡其所長無論同輩名宿卽後生一字之工傾歎不容口有好爲瑕疵者輒付之不答嘗置一大篋凡往來投

贈以至零章斷句皆嚴弄而寶藏之暇時一一出以自娛
客至並出以娛客曰吾以當琴奕也其典聞試時旣得梅
崖卷讀之殊奧澁而易書者已點訛誤幾不可以句先生
入夜統統四鼓矣案頭兩燭光如豆爲之平心反覆卜度
漸得其所以言之意未幾暢然通泐方擊節稱快而燭光
灑出高寸餘遂定爲第一其督學於廣韶於湖南一切高
才生能自占甲乙者先生未嘗以爲功惟務求沈冥晦默
之士如南海之鄧生鎮平之何生皆濩落窮老人無過而
問者最後乃有武陵之彭生彭生者性樸茂而家酷貧於
諸經尤好三禮每歲刪節註疏手鈔之一過手鈔者已二

十餘過矣然孤學於經實無所通解先生曰是固然然其
心苦矣吾不一拂拭而摩挲之恐虞仲翔遂無知己其時
諸生聞先生言皆雪涕比先生歸田文端公猶以兩江制
府駐江甯則聘先生主鍾山書院相晨夕先生留鍾山者
十有一年以古文集屬之戴生祖啓以詩集屬之侯生學
詩兩生者都講生也承先生命艾然難堪不顧惜而先
生之集定先生在鍾山并麗正書院在六十後爲自序所
未及見味堂年譜中按先生諱之恭字芙蓉又字醴谷曾
祖鄉飲賓宗尹祖勉贈文林郎貢生開政博學有經世才
父贈朝議大夫州學生繇作母陳太恭人娶徐孺人最賢

持家政寬而能肅內外斬斬有法度予三曰春曉舉人官
滋陽知縣先生五年卒曰殿春殤今存者曰餘春例貢
生孫三曰味堂舉人曰紀堂桂堂皆附學生曾孫曰齊林
嵩林雲林至先生昆季之盛海內皆識之不復詳也先生
稱詩東南垂六十年於當世無所推讓然未嘗好人同己
嘗曰天下人人爲詩則人人有詩於書則斷推朱郡丞鹿
坪敦和在粵爲諸生先生三置之第一丁卯之役旣報罷
先生爭之於主文者之前兩主文皆俯首時方伯納公在
坐爲太息嗚呼可感已銘曰

先生於詩惟杜韓蘇而獨享大年則又將爲陸劍南乎筆

精墨靈聚爲福祉惟謙惟厚施於孫子神居一卷脉絡四
垂髻湖不波河淮永治

文有法度中叙閩梅崖卷事最佳

鄭敬夫墓誌銘

世儒不識地理而野師俗坐復從而貿亂其間於是葬家之說爲世大詬雖然禮運有之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此孔子之言也竅也者卽郭璞所謂生氣是矣蕭山鄭子豹文旣聞母吳太君之喪衰經踵門而告余曰昔者先府君歿大父母未襄葬事其後幸得善地以妥大父母而府君猶在淺土茲太君復棄養則其事不容更緩豹文之歸將竭智盡能以從事焉敢請豫爲之銘鄭子於余子棻爲同年生以故不得辭按狀府君諱崇禮字敬夫系出滎陽南宋時有戶部尙書寶謨閣學士名煇者由遂安

遷居蕭山遂爲蕭山人曾祖某祖縣學生孝成貤贈宣德
郎山東陽穀縣知縣父周道貤贈修職郎山東兗州府經
歷府君生而得喘疾比壯逾甚而性篤孝寢門之事未嘗
以疾辭歲甲子邁時癘父經歷公暨母徐太孺人相繼歿
府君力疾治喪事日夜悲號不絕聲其後夢寐中或大聲
連呼父母率悲號而寤蓋終其身以爲常府君以疾故不
能事舉子業然不廢讀書暇時手不釋卷於前史皆貫串
又工趙文敏書家故貧而好周人之急緡錢斗米施予無
吝色娶吳太君亦賢旣以孝事其舅姑以和敬睦其族黨
姻戚又能以儉與勤持其家內外斬斬皆有法旣除府君

之喪乃召豹文而命之曰大父母未葬汝父目不瞑矣汝
勿從汝父登山臨水者有日於此事爲稍有知者則不容
諉之諸叔并汝兄也於是豹文往來跋涉積十餘年之久
僅得之於北幹山之陽剖石而得土皆五色又有兩綫自
石中出圍轉而成暈此於法爲上吉所謂徐家塢是也遂
以告之太君以竟府君之志焉嗚呼自唐宋以來稱葬師
者例不載於列史方技傳其書皆俚謬不可讀然在儒者
如西山蔡氏草廬吳氏伯溫劉氏以及吾山陰之雲淵周
氏頗能神明變通妙得其所以言之意今鄭子之於春秋
也頗厭薄三傳而有意於權衡意林之學又聚宋元易說

數十家搜爬抉摘以務求程邵之指歸其於葬家之說雖未知於古賢何如要不肯爲野師俗巫所炫惑則斷斷如也府君以乾隆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大君以乾隆五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子三長嘉謨以枯魚銜索之意不敢擇官而仕遂得江西小溪驛驛丞次卽豹文乾隆丁酉科舉人屢試春官不第故久羈京師其三曰樂武早卒孫男三人曰耀宗曰嶽宗曰聯宗孫女六人以竈門之未卜故葬未有期姑先掇其可紀者次第之如右且爲之銘曰

元珠之求象罔得之金銀之氣不貪者識之維天曰行維地曰勢積善之家類與吉會芒屨東來盱江布衣遺識不

誣衍其孫枝

先生好談地理于禮運之說一再言之蓋沾沾其自得者末一段最暢尤妙在將所著卽納入其中又見其非徒以此自見者